

近日，收到赵丽宏惠赠的几部作品，其中有两本诗集：《变形》与《疼痛》，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近年次第出版。丽宏多才多艺，诗文书画均甚拿手，以诗与散文的影响为最。过去，我读他的散文较多。这次比较集中阅读了他的这两本诗集，深感他的诗作精美含蓄，秀逸隽永，所创造的形象好读而又耐读，《变形》与《疼痛》都是对人的生命生存状态的探索和追尋。

由此我想到，诗作在重情的同时，也需要重理。诗和其他文艺品种一样，自然首先要重情，“无情不成书”，要让一切景语都成为情语。然而，这并不排斥理。思想是作品的灵魂，没有思想的作品，犹如失“魂”之体，是活不起来的。诗作需要“情”，也不可缺少“理”与“识”，诗人要用意象思维去创造形象，让诗作既有“象”也有“意”，从而托物言志，让读者在情感的熏染中受到感悟。然而，“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”，南宋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的这句话，成为一种盲目排斥诗中合理的依据。全面地看，严羽这句话是针对宋人以“以议论为诗”的倾向而发的，有其针对性，但是说过头了。虽然，诗贵情，切忌抽象说理，但它不能完全不“关理”。哲理往往反映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，因而有许多富有哲理的诗词，恰恰是最富有生命活力的。关键是哲理和形象、感情要融成一片。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此诗无疑含有深深的哲理，然而，他并没有直说，而是将其寄寓在一个“半亩

百岁外婆的表情

王 道

前段时间特地带着儿子回了一趟老家，主要是想让他看看我的外婆。按辈分来说，他应该称外婆太姥姥。这称呼对于儿子来说太陌生了，以至于他在当面喊出时有些犹疑。

我外婆三月生日，今年正好101岁，我对外婆有特别的感情，小时候每到周末或寒暑假就去外婆家住。外婆和外公抚养大了三个儿子、三个女儿，子女成家后，都会带着孩子去看望老人。

外婆一直坚持独自住，自己买菜烧饭，兼顾着为二舅家看门。三个儿子各有宅子，二舅因为住在市里，就把县城的老宅给外婆住。宅子后来被拆迁，年迈的外婆的去处就成了问题。按说外婆不必担心，宅子拆迁后她也会单独分得一套小房子。因此即使是在等待新房建成期间，她还是坚持自己去买菜烧饭。

有一次，我从南方回老家，从市里转车回县城，在县城东主干道转弯处，我居然透过中巴车窗看到外婆，正拖着带轮子的买菜包，拄着拐杖，步履蹒跚。我立刻大喊：司机停车，我要下车。中巴车可以提前在中途叫停。我拎着行李下车后，一路狂奔追外婆。她佝偻着身子，在中午阳光下的堤坝上踉踉而行，我想喊外婆，又怕她回头张望会跌跤，堤坝的土路坑坑洼洼，又偶有车辆来往，她尽量沿着边缘行走。那时外婆已经年过九旬，很多人想不到这个年龄还大老远独自去买菜。

我一直跑到外婆前面才敢喊她，坚持要帮她拖蔬菜包，她却不肯。她临时居住在靠近县城的堤坝下的村子，常到县城一处菜场去采购——那里的菜便宜。外婆看到我，很是意外，但显然很高兴，连问我怎么有空回来。她其实更多的还是平和，我觉得，在外婆眼里恐怕没有什么事能够使她表现得比较失态和夸张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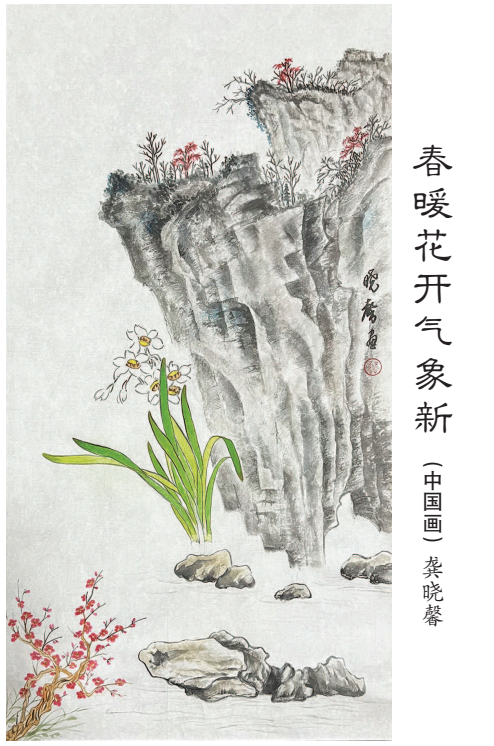
外婆毕竟年近百岁，不适合再一个人生活了，三个女儿多次接她同住，她却总说不习惯，不想给人添麻烦。后来经过家族的长辈和其他亲朋协商，决定把外婆分的房子赠予小舅，让外婆跟着小舅家同住，从此外婆就住在了小舅家。

每年回去看外婆，都感觉她没有变化，依旧是平和的表情，喜欢外出晒太阳，和小区的熟人说话。她可以自己推着学步车在小区里活动，有时捡一些废旧纸板和矿泉水瓶，说可以卖钱。有时外面天寒，或是落雪，她执意要出去，还与小舅产生矛盾。外婆一直都觉得自己应该是自由的，她除了偶尔出现腿脚神经痛外，并无明显疾病。

我儿子立在太姥姥面前，小声喊出了陌生的称呼。他好奇眼前这位老人真的有一百岁吗，他还没有弄明白一百岁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。外婆欣慰地看着不到十二岁的晚辈，个头俨然成人，结实而富有生气，她慈祥、平和地关心他冷不冷。外面正落雪，屋里有点寒气，我握着外婆的手，发现她的手很热乎，而且很柔软。我想起小时候睡在她房间，因为看了过于刺激的武侠片做噩梦大叫而醒，外婆就着钨丝灯泡的光弯下腰摸着我的头，安抚我继续睡觉。

方塘”的生动画面中，引发读者的审美情趣，从而领悟内中可读而又可思的“源头活水”，以景喻理，成为代代相传、激发人们不断努力前行的名句。优秀的诗作一再表明，诗趣并不排斥诗理，只要处理好，“趣”也可以由“理”而生，所谓理趣是也。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曹操的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王之涣的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苏轼的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等诗句，都因其充满理趣成为诗的点睛之笔，千古传诵不绝。因而古今中外也不乏和严羽的“非关理”论唱反调的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就借用别人的话说过：“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。”应该说这是有见地的。只是“最富有”云云，也是一种过头话。因为，其他文体多多，其“哲学意味”不一定都弱于诗。

我喜欢丽宏诗作创造的意象，情趣与理趣共生，好读与耐读并存。“变形”，实则是世界的一种真谛，人间万物的一种共同特征。“把我变高/高成一座山峰/去招揽飘舞的云朵/把我变矮/矮成一块地砖/被前赴后继的鞋底践踏”，启示读者在“变形”中要更好地展开生命的意义。“疼痛”，也是生命的普遍现象。“欢乐是水汽云烟/痛苦才是江海洪波”，要“在痛苦中寻求欢乐/像在积雪覆盖的峡谷中/采撷花朵”，这种对痛苦与欢乐的辩证思考，深化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与表现。



这是个容易过敏的季节，但并不妨碍我们去户外寻点“野味”。其实，也不是什么稀有珍贵的食材，但那儿棵野菜，就是我从从小就爱吃的。

宁波人家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初春要吃马兰头拌香干。这是宁波人经典、传统又家常，也最能体现春天味道的一道菜。在我们家，每年万物刚刚刚绿时，妈妈一定会买马兰头回来，我们称之为舌尖的春意。这个小宁波从小对马兰头拌香干百吃不厌。马兰头洗净焯水后切碎，和香干拌在一起，加盐、糖，最点睛的是麻油，千万不能忘。我用马兰头香干拌饭吃，一碗饭打底，偶尔也吃两碗。有时，我还特地留一些到第二天早上，继续拌泡饭吃。那份清香鲜嫩，简直把春意留在了我的唇齿之间。但自小，我总听妈妈在洗菜时说：马兰头好吃，但要仔细挑。这是为啥？春天，我还爱吃荠菜，荠菜豆腐羹、荠菜肉馄饨，但妈妈也说荠菜洗起来麻烦，烦啥？直到那年，我去老公家里玩，终于知道了原因。

老公的家在上海市郊，屋外有小院子，种点蔬菜，自产自给。那次去玩，我在菜地里认识了最爱吃的马兰头和荠菜，也第一次从地里挑了这两种菜。马兰头和荠菜都是

合院里寻找故事。当时我拍摄了纪录片《那里·胡同》，片中的主人公是从福建到北京的京漂艺术家。他痴迷于胡同四合院，在北京居住的十年里，他搬了十次家，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胡同。白天，他是咖啡店老板兼厨子。晚上，他专心于创作摄影和绘画作品。他的作品都跟胡同有关，魔幻现实主义的身影背后，记录的是北京十多年的城市化变迁……也许我是把这种感觉投射到了古北水镇，总是有意无意地想从这里找回当年的记忆。

行走在古北水镇的街巷中，有高山流水，也有小桥人家，各种小店鳞次栉比，设施一应俱全。看似什么都有，却又感觉什么都没有。音乐喷泉里没有音乐，“红色小提琴酒吧”里没有小提琴，“长城书社酒店”里并没有书籍，“梵高的星空”中没有梵高的画……

在一家书店的橱窗里，我看到了漫画书《我的父亲贺龙》，我与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因为拍摄纪录片而相识，因为这段特殊的缘分，很想买一本书作纪念。一问店员，说只是橱窗陈列，并不售卖。

走出书店，逐级而下，一尊白色读书人雕塑赫然坐在石阶的中央处，他捧着一本书埋头阅读，而书上却无一字。很多人与雕塑合影拍照，人们只是满足于四处打卡，似乎并没有人在意那读书人在读着没有字的书。

仔细想想，于无字处读书，与肝胆者交友，任何一段旅程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。更何况，这座水镇坐落于司马台长城脚下，拥有着长城的守护。

其实，从走进水镇开始，我就一直是奔着长城而去。从远处眺望，我看到长城险峻嶙峋的轮廓，看到它在古镇屋脊上方的天际线如龙腾飞。由远及近，我不断用相机记录下它的姿态。终于，在日落时分，我到达了长城脚下。只见，一条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，那是排队夜游长城的人群，没想到竟有这么多的同路人。

春节原本就是一个守候的日子。守候家人、守候父母、守候孩子，守候一盏温暖的灯火。那灯火是希望，当它随着园区节日的孔明灯，飘上夜空，扶摇而上，与夜色中的长城灯

打败”。那时候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

20年后，我们仍然选择乐观地看待生活。但是，自己的内心却无比清醒。经历了这么多，疲惫、苍凉、绝望……都曾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二十年前离了婚。时至今日，仍然单身。她的问题是：始终无法正常开启一段新的感情。每当面对一个新的男子，她都会马上想起前任的种种优点。

她的脚步，停在了二十年前。

文友陈眉曾经问我：40岁那年，你破碎的心上吊了吗？

我回答说：没有。但是，早年受到的伤害，今天仍让我耿耿于怀。尽管，它不曾拦住我成长脚步。

陈眉说：不要做一个吊死在青春记忆之绳上的人。

她说得很对。

但，与往事切割，有时需要的真不仅仅是一股勇气。

人铲，分工明确，合作愉快。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件有意思的事，最后的成果也还不错。那天，两人饭吃得特别好，因为马兰头和荠菜都是自己劳动的成果，他们享用到的不仅是美食，更是劳动收获的喜悦。回家后，两个孩子居然还在小区的绿化地里找过几次荠菜和马兰头，真让他们找到了几棵。其他小朋友问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说：找春天。

孩子眼里的春天是无处不在的，没有菜园子，他们依然可以就地寻找春之味。“离离幽草自成丛，过眼儿童采撷空。”这是有友背过的一首写春天插春诗。野菜在墙根田地静静地生长，不与春争，但在人们的眼里，它们是春天的气息，是大自然赐予的味道。我相信，在寻找春天味道时，孩子们也学会了了解和尊重自然。

一场春雨后，野菜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，这是生命的坚韧和神奇，是春天的味道，是山野的味道，更是春天气息的绵延流长。

十日谈

春天的味道

责编：郭 影